

古今詞話

古今詞話

吳江沈 雄偶僧編纂

休寧江尚質丹崖增輯

詞話金

鶴林玉露曰海陵閱柳永望海潮詞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句遂起立馬吳山之志淳熙中謝處厚詩云誰把杭州曲子謳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無情物牽動長江萬里愁羅景倫曰此不足以咎柳永也惟一時士大夫粧點湖山流連歌舞致亡中夏爲恨

事耳。

藝苑雌黃曰。金主亮待月鵲橋。僞停杯不舉。一闕促而寔豪。其詠雪。昭君怨云。昨日樵村漁浦。今日陂川。銀渚山色捲簾看。老峰巒。錦帳美人貪睡。不覺天孫剪水。驚問是楊花。是蘆花。是則詭而有致。

法苑春秋曰。金世宗賜玄悟玉禪師長短句云。但能了淨萬法。因緣何足問。日月無爲十二時。中更勿疑。常須自在。識取從來無罣碍。佛佛心心。佛若休心。也是塵。玄悟答云。無爲無作。認著無爲。還是縛。照用。

同時電捲星流已太遲。○非心非佛喚作非心猶是
佛。○入境俱空萬象森羅一境中。○此滅字木蘭花也。世
宗嘗以手心書非心非佛字示禪師故及之。

如菴小集曰。章宗喜翰墨。與李妃登梳粧臺。得句卽
自書之。李妃亦有梳粧臺樂府。不傳於世。亦閨幃中
間氣所鍾也。

竹坡叢話曰。按金九主凡百有一十八年。始宋政和
五年丁酉。改元天輔。終宋端平元年。伯堅丞相樂府
多入選者。卽名吳蔡體者是也。獨推其銀屏小語。私

○○○○○
分麝月春心一點。乃尉遲杯也。其子珪字正甫。卽
真卿所謂金源文派。斷以蔡正甫爲宗者。蓋有曲盛
傳於世。其樂府僅見一江城子。附蕭閒公集後。何文
人之詞闕如也。

金源文派曰。樂府推吳彥高。蔡伯堅爲吳蔡體。蕭真
卿曰。皆宋儒也。不當於金源文派列之。當斷自蔡正
甫爲宗黨。竹谿次之。趙閑閑又次之。余倡此論。一時
無異議云。

元儒考畧曰。金源文派。不過詩詞家耳。趙周臣嘗集

黨承旨路司諫趙黃山劉之昂尹無忌王逸賓周德卿七人目爲明昌詞人雅製刻木以傳

中州樂府曰宇文太學虛中蔡丞相伯堅蔡太常珪黨承旨懷英趙尚書秉文王內翰廷筠其所製樂府大旨不出蘇黃之外要之直於宋而傷淺質於元而少情也

柳塘詞話曰宋開禧中金將紇石烈子仁駐兵濠梁命小劉之昂賦上平南書壁見齊東野語怪其僭而不錄按子仁破宋兵史書之矣何以楊慎詞品曰元

將紇石烈子仁也。胡應麟筆叢曰：當在張浚用兵符離時。楊何以指爲元將也？又曰：紇石烈姓金，元人無此姓。胡之說爲有據乎？否？蔣一葵外紀所載韓侂胄欲伐金，金將駐兵濠梁，命小劉之昂作上平南詞，非金將作也。且紇石烈卽姓也。王世貞宛委餘編曰：金人姓氏有紇石烈曰高，胡之不詳於裨史，亦等之楊耳。

詞品曰：金人樂府推鄧千江爲第一，其望海潮凱歌一曲，全步驟沈公述上王丞相一詞，而繁縟雄麗又

過之

詞統曰王庭筠字子端讀書黃華山寺好賦梅花引
高憲字仲常庭筠之甥有舅氏風泰和三年舉進士
亦好賦梅花引後改名貧也樂

中州樂府曰正大末馮子駿奉命北使見留不屈割
鬚歸羈管豐州二年乃還天興初京城陷投井死有
臨江僊玉樓春詞入選

燕谷剽聞曰吳彥高在會寧府遇老姬善琵琶者自
言故宋梨園舊籍有感而賦春從天上來云海角飄

零嘆漢苑秦宮墜露飛螢夢回天上金屋銀屏歌吹
競舉青冥問當時遺譜有絕藝鼓瑟湘靈促哀彈似
林鶯瀝瀝山溜泠泠○黎園太平樂府醉幾度春風
鬢髮星星舞徹中原塵飛滄海風雪萬里龍庭寫胡
笳幽怨人憔悴不似丹青酒微醒一軒涼月燈火青
熒寧宗慶元間三山鄭中卿從張貴謨出使北地有
歌之者歸而述之元遺山聞之曰曾見王防禦公王
述之句句用琵琶故實引據甚明惜不能記憶焉

樂府紀聞曰大名民家有男女以私情不遂赴水死

後三日二屍相抱出水濱是年此陂荷花無不並蒂
李治賦雙蕖怨云爲多情和天也老不應情遽如許
請君試聽雙蕖怨方知此情真處誰點注香潏潏銀
塘對抹胭脂露藕絲幾許伴玉骨春心金沙晚淚漠
漠瑞紅吐○連理樹一樣驪山懷古古今朝暮雲雨
六郎夫婦三生夢幽恨從來艱阻須念取共鴛鴦翡翠
照影長相聚○秋風不住悵寂寞芳魂輕烟北渚涼
月又南浦此卽摸魚兒與雁丘詞竝膾炙人口

詞話

元

蘭雪軒序曰元起沙漠官掖事無足採者永樂元年
賜周憲王一穿宮老嫗嫗爲元后乳母之女久居內
庭通書翰王訪之具陳所以有史氏不載外人不得
聞者因製詞百首別有張昱輦下曲來復燕京雜詠
各百首得補其闕畧昔人謂紀勝國之事蹟者遷固
最號博洽後葛洪輩三輔皇圖等書又遷固之所未
及何也

沈雄曰余讀憲王蘭雪軒詞張昱輦下曲來復燕京
雜詠各百首皆有註余因節取一二故實彙成清平

樂宮詞十首今錄其六闕聊爲述事云耳詞云部前
爭幸手捧黃鸞進象背駝峯幄殿近納鉢歸來交慶
○迎鑾曲奏南宮賢王諫獵從容雙手來鬆腰帶黃
鞵共掛烏弓合香殿下優諫傳聲罷薦把明妃眞
又掛學抱琵琶調馬○靜瓜約鬧新年和茶和乳漲
筵重進關卿院本男兒跪拜當前文殊曲會叅佛
聲歌脆昨進女眞千戶姝可可十三入隊○雷壇教
舞天魔背翻蓮掌婆娑國老傳教拋紙女官親自提
鑪球場身奏又促鵝鵲鬪打馬呼盧步輦後旁睹

牙籌兩袖○就中喝采爭窺一聲聖口無違狼籍珠
璣滿地紅竿雉帶輕揮○盤龍衣敞乍尚高麗樣
口鐘衣爭想像好使身陪貂帳○粉脂分側嘗勾恩
教暫假探親○吾吾高冠新樣嬾嬾小姐聲聲端門
鎖掣唵名香藝自打練椎光辮髮與只孫衣竝列
○宮名各派鮮花何來教習巫家會唱阿喇喇好樞
衣笑倒哈嘛○

柳塘詞話曰元有浚儀可溫氏名馬雍古祖常者製
詞云金鑪寶熏流篆雲花間百舌啼早春五方戲馬

賽爭道傳宣催賜十流銀。又日邊寶書開紫泥。內人
珠帽步輦齊。君王視朝天未旦。銅龍漏轉金鷄啼。詞
統列於竹枝。而余辭爲宮詞也。元人小說中稱其樂
府纖艷勝人。惜乎未見。

柳塘詞話曰。有阿魯溫掌機沙者。竹枝云。南北峯頭
春色多。湖山堂下來棹歌。美人盪槳過湖去。小雨細
生寒。綠波其張掖人。燕不花者。竹枝云。湖頭水滿藕
花香。夜深何處有鳴榔。郎來打魚三更裡。零亂波光
與月光。其回回別里沙者。竹枝云。鳳凰嶺下月色涼。

無數竹枝官道旁。東家爲愛青青竹。截作參差吹鳳凰。雖云中原文教之遠。又皆象胥之所不載也。

詞品曰。昔於臨潼驪山之溫湯。見石刻無名氏一詞。云。三郎年少客風流。夢繡嶺。蠱瑤環。漸嬌汗發香海。棠睡暖。笑波生。媚荔子漿寒。況此際。曲江人不見。偃月事無端。羯鼓三聲。打開蜀道。霓裳一曲。舞破潼關。馬嵬西去。路愁來無會處。淚滿關山。空有羅裳遺恨。錦襪傳看。歎玉笛聲沉。樓頭月下。金釵信杳。天上人間。幾度秋風。渭水落葉長安。語語爲太真紀恨。按

之爲大石調風流子也再過之石已磨爲別刻矣
藝林學山曰於古壁無名氏號洺者書樂府休洗紅
一首云休洗紅洗多紅在水新紅裁作衣舊紅翻作
裏回黃轉綠無定期世事反覆君所知今在蜀棧間
紀年則至正年號也

樂府雅詞曰元女子有詠九張機者其詞云四張機
鴛鴦織就欲雙飛可憐未老頭先白春波碧草晚寒
深處相對浴紅衣此與王秋澗之平湖樂邵清溪之
凭欄人不便與詞竝傳者也而女子之點絳可惜矣

老學叢談曰無名氏有作天淨沙者其一云枯藤老
樹昏鴉小橋流水平沙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
橋人在天涯其二云平沙細草斑斑曲溪流水潺潺
塞上清秋早寒一聲新雁黃雲紅葉青山每見元人
作金字經迎仙客乾荷葉天淨沙等曲因其無一定
之律欲刪去之殊不知馬字亦叶平聲者則何所不
通也

藝苑卮言曰宋之詞元之南北曲凡幾變而失其旨
趣矣唯吳中棹歌雖俚語不能離俗而得古風人遺

趙如陸文量所記約即約到月上時只見月上東方
不見渠不知奴處山低月上早又不知郎處山高月
上遲即使子建太白降格爲之恐不能過然是田唆
女紅作勞之歌長年樵青山澤相和一入城市間輒
汗塞吻矣

柳塘詞話曰周德清字挺齋著中原音韻元人詩曲
勢必本此使作者通方歌者協律亦一代詞曲功臣
也况德清有曰關馬鄭白一新制作韻共守自然之
音字能通天下之語又曰諸公已矣後學莫及焉不

古今詩話
九
悟聲分平仄字別陰陽故也此數言者題作詞之旨
育用字之骨髓皆不傳之妙也

藝苑卮言曰詞之變者曰曲金元入主中國所用音
樂嘈雜淒緊詞不能按更爲新聲以媚之則有南北
曲北字多而調促促處見筋南字少而調緩緩處見
眼北則詞情多而聲情少南則詞情少而聲情多北
力在絃南力在板北宜和歌南宜獨奏北氣易粗南
氣易弱此吾論曲三昧語然元人有曲而鮮詞虞趙
諸公不免以才情屬曲而以氣槩屬詞詞所以亡也

柳塘詞話曰余閱元曲關漢卿商調集賢賓云砧聲
榴花睡損胭脂皺鈕結丁香掩過芙蓉扣淺脫珍珠
淚濕香羅袖楊柳眉顰人比黃花瘦鄭德輝越調聖
藥三云近蘆花攬釣槎有折柳衰蒲綠蒹葭遙望見
烟籠寒水月籠沙我只見茅舍兩三家白仁甫題情
陽春曲云笑將紅袖遮銀燭不放才郎夜讀書祇不
過送應舉及第待何如王和甫別情堯民歌云自別
後遙山隱隱更那堪遠水粼粼見楊柳飛綿滾滾對
桃花醉眼顛顛其情致不減於詞也徐士俊曾叙余

詞曰。上不類詩。下不類曲者。詞之正位也。余欲力崇詞格。特究心於曲調如此。

堯山堂外紀曰。趙孟頫字子昂。宋宗室秦王德芳之後。以程鉅夫薦仕元。爲翰林承旨。元主以其儀觀非常。恐爲衆望所歸。至館閣相其背曰。秀才官耳。後有虞堪題其所畫茗溪圖曰。吳興公子玉堂仙。寫出茗溪似。輞川回首青山紅樹下。那無十畝種瓜田。邵復齋曰。公以承平王孫。而遭世變。黍離之悲。有不能忘情者。故長短句得騷人之遺。

樂府紀聞曰故宋都尉楊震中唐天游宴出諸姬侍
觴天游屬意名粉兒者口占阮溪沙不曾真個也消
魂楊遂贈之曰請天游真個消魂也時傳天游以艷
詞得名所游俱狹邪一徑有送童甕天齊天樂一闋
正伯顏下江南之日兵後歸杭全無黍離之感元時
士習一至於此

梅墩詞話曰元史載張弘範字仲疇後封王其圍襄
陽也賦鵬鵠天俱屬誇語逸之錄其臨江僊點絳脣
二闋以見元之武臣有能詞者

柳塘詞話曰胡應麟筆叢駁辨楊慎詞品極多但不
嫻於詞而言詞常必有誤如劉秉忠之乾荷葉楊謂
其自度曲胡則不能悉其非詞也兩首亦非一體如
第二首弔高宗詞楊固疑其助元克宋而弔弔之乎
秉忠爲南渡後人少爲僧隨其師海雲入見世祖留
之耳時人稱爲聰書記其三奠子之俚淺不及遺山
而蔣一葵過譽之也

樂府紀聞曰元人小說字羅有杏園春時諸女歌
爲戲拜住立馬牆頭見之求婚焉令賦鞦韆寄菩薩

蠻吟鶯寄滿江紅詞意可喜許之按安童孫曰拜伏
延祐中少年平章也

詞統曰解于伯機中年刻意讀書號困學翁自書
一幅以警策曰登公卿之門不見公卿之面一辱也
見公卿之面不知公卿之心二辱也知公卿之心而
公卿不知我之心三辱也丈夫寧受萬死不可三辱
有選其八詠樓一闕者

柳塘詞話曰元時完顏澤領修史事詔脩遼金元三
史楊維禎作正統辨司徒歐陽玄義之年未七十休

官駕春水宅往來九峰三泖間。明興復辟僧元史楊鐵崖作老婦吟以見意。竹枝盛于元季。鐵崖集之。白製亦至五十餘首。作客日多時。又有一鐵崖者。假其名折柬至止。相見次飲酒賦詩。才思不減。絕無滌容。不受津餽而去。鐵崖爲嘆息久之。

柳塘詞話曰。倪瓚人稱倪迂。錢唐黃冠張伯雨與之游。倪盡棄家貲與之。兩人俱得名。後終茅山。明王穉登題其墓云。一杯暉脫。寒雲天上。神仙地上。墳香骨化。爲遼海鶴。淮陽洞口。作茅君。其詞有與班彥功。

仇山村次答者

柳塘詞話曰。余經鶯脰湖殊勝寺。掛壁有中峯明本
國師題詞。後書至正年號。乃行香子也。短短橫牆。矮
矮疎窓。一方兒小小池塘。高低疊嶂。曲水邊旁。也有
些風。有些月。有些香。○日用家常。竹几藤牀。儘眼前
水色山光。客來無酒。清話何妨。但細烘茶。淨洗盞。淡
燒湯。○閒苑瀛洲。金谷瓊樓。算不如茅舍清幽。野花
繡地。莫也風流。却也宜春。也宜夏。也宜秋。○酒熟堪
醺。客至須留。更無榮無辱無憂。退閒是好。著甚來由。

但倦時眠。渴時飲。醉時謳。若不經意出之者。所謂
一天真。一明妙也。

堯山堂外紀曰。管夫人道昇常和外趙子昂詞。一日
趙欲納姬。以一曲調管夫人云。我爲學士。你做夫人。
豈不聞陶學士有桃葉桃根。蘇學士有朝雲暮雲。我
便多娶幾個吳姬越女。何過分。你年紀也過四旬。只
管占住玉堂春。管亦以一曲答趙學士云。你儂我儂。
忒煞情多。情多處。熱似火。把一塊泥。捏一個你。塑一
個我。將咱兩個一齊打破。用水調和。再捏一個你。再

塑一個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與你生同一個
衾死同一個槨調笑甚工

詞品曰滕玉霄贈宋六嫂百字令云柳墜花困把人
間恩愛樽前傾盡何處飛來雙比翼直是同聲相應
寒玉嘶風香雲捲雪一串驪珠引元郎去後有誰著
意題品○誰料濁刺清商繁絃急管猶是餘風韻莫
是紫鸞天上曲兩兩玉童肩竝白髮梨園青山老佛
試與流連聽可人何處滿庭霜月清冷六嫂小字同
壽元遺山有贈簪藥工張嘴兒詞卽其父也宋與其

夫合樂妙入神品。蓋宋善謠。其夫能傳其父之藝云。
樂府紀聞曰。章丘李生至元都。對月歌曰。萬里倦行
役。秋來瘦幾分。因看河北月。忽憶海東雲。夜靜聞鄰
婦。有倚樓而泣者。明日訪之。則宋宮人金德淑也。詢
李曰。得非昨暮悲歌人乎。李曰。歌非已作。有同舟人
自杭來。吟此。故記之耳。金泣曰。此亡宋昭儀王蕙清
所寄汪水雲詩。因自舉其望江南云。春睡起。積雪滿
燕山。萬里長城橫縹帶。玉街燈火已闌珊。人立玉樓
間。後遂委身於生。

樂府紀聞曰：延祐初，永嘉滕穆寓臨安聚景園。月夜遇一麗人，自言宋理宗宮人衛芳華也。命侍女翹翹設茵席，陳酒菓，製木蘭花慢，有云：繁華總隨流水，歎一場春夢杳難圓。廢港芙蓉，滴露斷堤楊柳，垂烟又平生。玉屏金屋對漆燈，無焰夜如年。落日牛羊塚上，西風燕雀林邊。留翹翹守宅而隨生焉。三年告別，留青目札云：元季明州女子柳含春，年十六，禱於神祠。一少年僧竺月華，窺其姿而悅之，戲以其姓作咒誦云：江南柳，嫩綠未成陰。攀折尚憐枝葉小，黃鸝飛。

上力難禁留取待春深女怒歸告其父訟於方國珍
捕僧至欲投之江竺月華訴曰死分也乞申一詞復
吟云江南月如鏡亦如鉤如鏡未臨紅粉面如鉤不
展翠帏羞空自照東流國珍知其以名爲答一笑釋
之

范荀鴨曰元詞忌堆砌亦不僅以纖豔爲工元入之
妙在於冷中藏諠所以老優能製少婦善謳卽當日
院本昔人以被之絲肉者何等清新流麗噫音律一
道無關理學何苦復驅之爲學究

蘭皋集曰。盛明兩祖列宗好學不倦。樂翰俱工。如仁
宗鳳樓梧賦。九月海棠云。烟抹霜林秋欲褪。吹破胭脂。猶覺西風嫩。翠袖怯寒愁一寸。誰傳庭院黃昏信。
○明月羞容生遠恨。旋摘餘嬌。簪滿宮人髻。醉倚小
闌花影近。不應先有春風分。如周憲王鷓鴣天賦。繡
鞋云。花簇香鈎淺。流塵輕風微露石榴裙。金蓮自是
慳三寸。難載盈盈一段春。○僊已去。事猶存。陽臺何
處更爲雲。相思携手游春日。尚帶年時草露痕。

沈雄曰宋金華文集以大手筆開風氣而猶有麗語如戀郎思郎非一朝好似并州花剪刀一股在南一股北幾時裁得合懽袍有郎金鳳飾花容無郎秋影若飛蓬儂身要令千年白不必來塗紅守官此鑑湖竹枝也其小詞不及見耳

沈雄曰劉文成未遇時便與石末元帥填詞贈答時石末方鎮江浙而文成每以滿庭芳滿江紅調寄之若其次和石末沁園春一闕感憤情詞有足述者萬里對侯八珍鼎食何如故鄉奈孤狸夜嘯腥風滿地

蛟螭畫舞平陸沉江中澤哀鴻也荆隼鵠歎盡平生
鐵石腸凭闌看但雲霓明滅烟草蒼茫不須踴躍
涼涼蓋世功名百戰場笑楊雄寂寞劉伶沉湎嵇生
縱誕賀老清狂江左夷吾隆中諸葛濟弱扶危計甚
長桑榆外有輕陰乍起未是斜陽石末亦有次文成
者不及載也文成集二百三十三首堪採者多

江尚質曰青田生查子云蜘蛛網盡檐一日絲千
紅燼落寒缸心死無由見謁金門云風嫋嫋吹絲一
庭春草轉應曲云秋雨漱雨窓外自楊自青桐引

云相憐自有明月照人肺腑清於水漁家傲云亂鴉啼破樓頭鼓花犯云餘香怨繡被踏莎行云愁如溪水暫時平雨聲一夜依然滿渡江雲云定巢新燕子睡起雕梁對立整烏衣山鬼謠云離魂常在郊樹月深星暗蒼梧遠化作杜鵑歸去皆妙麗入神句

樂府紀聞曰瞿宗吉父士衡與楊鐵崖爲友鐵崖至父命宗吉以鞋盃行酒鐵崖遂以沁園春調賦鞋盃屬其填詞宗吉詞云一掬嬌春弓樣新裁蓮步未移笑書生量窄愛渠儘小主人情重酌我休遲醒醒

雲斟量暮雨能使麴生風味奇何須去向花塵留跡
月地偷期○風流到手偏宜便豪吸雄吞不用辭任
凌波南浦惟誇羅襪賞花上苑祇勸金卮羅帕高擎
銀屏低注絕勝翠裙深掩時華筵散奈此心先醉此
恨誰知鐵崖大喜爲之延譽

梅墩詞話曰朝鮮蘇世讓與華使君倡和集其憶王
孫賦殘春云無端花絮曉隨風送盡春歸我又東雨
後嵐光翠欲濃寄征鴻家在千山萬柳中又西城鎖
愁堅於成石間作樂府有聲其菩薩蠻賦殘春云曉

鐘若到春偏過一番日永傷遲暮誰送斷腸聲
知客情○山光嬌靨濕仍帶傷春泣綠酒瀉盃心捲
簾空抱琴卽此可以見盛明文教之遠

曹秋嶽曰乙丑夏日集澄暉堂江子丹崖問明詞去
取以何爲則余曰自花間至元季調已盈千安得再
收自度如王世貞之怨朱絃小諧臯楊慎之落燈風
灼灼花屠隆之青江裂石水漫聲丹崖平日留心古
調詢及明詞如此至若滕克恭有謙齋稿陳謨有海
桑集俱元人而入明者小詞僅一二見故亦不收也

樂府紀聞曰成都楊慎所著書百餘種號爲博洽金華胡應麟嫌其熟于稗史不嫻於正史作筆叢以駁之然楊所輯百駢明珠詞林萬選王弇州亦謂之詞家功臣也因辨禮謫戍瀘州暇時紅粉傅面作雙髻簪花諸妓捧觴以行了不爲忤有以書規之者答云文有仗景生情詩或托物起興如崔廷相臨陣則名田僧拓爲壯士歌宋子京脩史使麗豎斃掾燭吳元中起草令遠山磨險廩是或一道也走豈能執鞭古人聊以耗壯心遺餘年耳知我者不可以不聞也

言不知我者不可以不聞此言詩有羅衣香未歇猶是漢官恩句故詞亦富贍

錢允治曰詞至夏桂洲嚴介溪俱以百字令木蘭花慢爲贈答之什如陸儼山周白川亦無不效之但悉遵舊人之韻千篇一律了無旨趣若桂洲閨艷小令贈炙人口則又嫁名於無名氏集中三百九十闕應酬居多介溪往來詞調紛紛於扇面畫幅相見輒用以媚之其留心於和大僚以飾已過也如此至與陸儼山百字令半闕云抵合遙指江雲重吟海樹高興

依然發四十年來同宦海不覺騁馳星濺槐省垂魚
鳳池鳴玉相對俱華髮君恩報了五湖重訪烟月此
正奸雄之語也余豈以人廢言耶

柳塘詞話曰余師錢宗伯云夏公謹工於長短句草
藁未削已傳播都下歿未百年花間草堂而後無有
及公謹名氏者求如前代號爲曲子相公而不可得
余對曰少曾讀書於大姓家曾見其書踏莎行四闋
後題桂洲字舊刻又嫁名於無名氏及檢桂洲集有
之

藝苑卮言曰。我明以詞起家者。伯溫穠纖有致。去家
尚隔一塵。用脩好入六朝麗字。似近而遠。公謹最號
雄爽。比之稼軒。覺少精思。

沈雄曰。衡山待詔。性本方正。不與妓接。吳門六月廿
四。荷花洲渚。盡舫絃歌。咸集祝枝山。唐子畏。匿二妓
人於舟尾。邀之。衡山又面訂。不與妓席。唐祝私約酒
闌。歌聲相接。出以侑觴。衡山憤極。欲投水。唐祝急呼
小艇送之。且水龍吟題情。亦甚婉麗。但其聲調錯落。
句讀參差。稍爲正之。詞云。依依落日從西下。池上晚

涼初足太湖石畔絲絲疎雨芭蕉簇簇院落深沉簾
櫳靜悄闌干幽幽猛然問何處玉簫聲起滿地月明
人獨○風約輕紗透肉掩酥胸盈盈新浴一段風情
滿身嬌怯恍然寒玉青團扇子欲舉還垂幾番虛撲
向夜闌獨笑紅裙自解滅銀屏燭

曹爾堪曰余性不喜艷詞亦惟筆性之所近而已曾
聞衡山先輩端方之至不受污褻而水龍吟風入松
南鄉子諸調復詠吳閭麗人及閨情之作想亦詞用
情景有必然者迺知歐晏雖有綺靡之語而亦無關

正色立朝之大節也。

柳塘詞話曰：唐子畏素性不羈，及坐廢，益游于酒人，以自娛。宸濠禮聘之，子畏見有異志，裸形箕踞以處，得遣歸。又傳其鬻身梁谿學士家以求美婢，見諸劇戲。祝枝山嘗傳粉墨從優伶入市，度新聲，多向挾邪游。所著有擲果窺簾，醉紅金縷諸曲，皆言情之作。好負逋債，出則羣萃而呼責之者，踵相接也。兩人同濫筆墨，每多諧謔，而人爭重之。唐有踏莎行，千秋歲引，祝有鳳棲梧，浪淘沙，不甚精警，故逸其詞而叙其人。

柳塘詞話曰王世貞自稱弇州山人於帖括盛行之
日而獨以詩古文鳴世詞家亦皆不痛不癢篇什而
能以生動見長以故汪道昆李攀龍輩俱遜之卽弇
州自謂意在筆先筆隨意往法不累氣才不累法有
境必窮有證必切匪獨詩文爲然填詞末藝敢於數
子云有微長晚年學道王穉登以書諷之弇州答曰
僕晏坐澹然無營子嘲我未焚筆硯筆硯固當焚但
世無士衡以此二物少延耳

梅墩詞話曰李于鱗懷宗子相詩云臥病山中生桂

樹懷人江上落梅花邊庭寔懷李獻吉詩云四海酒
盃形影外十年詩草夢魂餘時推作者而李有八聲
甘州邊有踏莎行俱不足存何也

柳塘沈雄曰王父一泉公過姚山訪白陽山人白陽
贈以詩云重重烟樹鎖招提野客來尋路不迷纔過
石橋塵又隔落花無數鳥爭啼作擘窠書併得咏松
浣溪沙以爲壽一時好賦六言王父作客至三臺令
以答之云酒在孤斟不醉客來共憇無譁薄業垂楊
江岸一聲橫竹漁家今閱喪亂後而得手蹟於大樹

僧家幸也

錢牧齋曰教坊李節箏歌何元朗品爲第一金陵全盛時顧東橋必用箏琶侑觴相傳武宗南巡樂工顧仁隨駕學得金元襍劇何元朗小鬟盡得其曲而用之比時詞調猶作引子過曲今供筵所唱類其時曲竝無人問及詞調則倚聲之被管絃者歿未百年而竟成廣陵散矣

柳塘詞話曰徐師曾魯菴著詞體明辨一書悉從程明善嘯餘譜舛訛特甚如南湖圖譜僅分黑白魯菴

明辨亦別平仄。但觀字未曾分析。句法未曾拈出。小令之隔韻換韻。中調之暗藏別韻。長調之有不用韻。亦未分明。按字數多寡。或以觀字爲實字。分令慢短長。或以別名爲一調。甚則上二字三字。可以聯下句。下五字七字。可以作對句。過變竟無聯絡。結束更無照應。成譜豈可以如是。此我邑先輩著書最富。諒必爲人所悞也。

詞衷曰。沈天羽四集中有別集。自謂有捭腸鏤腎之妙。吾最喜其意致相詭。言語妙天下數語爲詩餘開。

却生面然亦有刻念纖巧致離本旨不無奇過得庸
深極反淺之病。岷源濫觴不得不歸咎別集二字。
沈雄曰：花信樓頭風暗吹，紅欄橋外雨如絲。一枝憔悴無人見，肯與人間縮別離。離別經春又隔年，搖蕩
漾碧有誰憐。春來羞共東風語，背却桃花獨自眠。此
錢牧齋宗伯竹枝詞也。宗伯以大手筆不趨佻儉而
饒蘊藉，以崇詩古文之格。其永遇樂三四闕偶一游
戲爲之。

孫執升曰：顧宋梅常言詞以艷冶爲正則寧作大雅。

罪人弗帶經生氣詞至施子野花影集旖旎極矣宋
梅獨痛刪之良以詞之視曲其道甚遠詞之去曲其
界甚微又不能不爲詞家守壁耳

樂府紀聞曰洪武中吳江沈韶游九江聞月下歌聲
迺訪琵琶亭見一麗姝二小姬前導韶拜問之曰漢
主陳友諒之姪姪鄭婉娥也年少死殯此亭旁三侍
女一名鮑鰥一名金雁亦當時殉葬者共飲亭中歌
念奴嬌以自述云離離禾黍嘆江山依舊英雄塵土
石馬銅駝荆棘裡閱偏幾番寒暑劍戟灰飛樓船塢

散只今空說西楚。○憔悴玉帳廬兮燈前掩面雙淚
飛紅雨。○鳳輦羊車行不返。○九曲愁腸漫苦。○歌一詩
云。○鳳船龍舟事已空。○銀屏金屋夢魂中。○黃蘆晚日燃
殘壘。○碧草寒烟鎖故宮。○隧道魚燈油欲盡。○妝臺鸞鏡
匣爲封。○憑君莫話興亡事。○淚濕胭脂損舊容。○係僞官
詞。

閒情集曰。閩人林鴻子羽。洪武中爲員外郎。題吳江
垂虹亭詩。欲借仙家遶海鶴。月明吹笛水晶宮。是也。
集中有堤柳欲眠鶯喚起。官花乍落鳥啣來。句。夫人

朱氏贈外之什，亦有待漏衣、霑仙掌、露朝天、身惹御
鑪香句。又閩中良家女張紅橋，平日欲得才如李青
蓮者，方字之。林鴻投詩，紅橋稱善，遂委身焉。林游金
陵，作念奴嬌留別。紅橋次韻答之。後段云：還憶浴罷
描眉夢回，携手踏碎花間月。謾道胸前懷蕊蕊，今日
總成虛設。桃葉津頭，莫愁湖畔，遠樹烟雲盞。寒燈旅
底，熒熒與誰閒說。胡穎瑗曰：念奴嬌贈答二首，一則
打算歸來，一則商量去後，情事如見。

詞統曰：相傳嘉靖甲子，福清韓夢雲過石湖山前，遇

一麗人自稱王秋英字淡容因冠髮不辱身而死
君家掩骨恩願諧伉儷又明年上巳夢雲携鷄黍與
其墜而哭之秋英出見爲製瀟湘逢故人慢一闕有
無主泉扃也能得有情鷄黍句以誌感焉與夢雲同
歸

樂府紀聞曰林章溺情一妓妓適以他事爲人所累
下獄林日徘徊於獄外計欲出之爲作孤鸞一闕云
爲誰拋撇似海燕初分林鶯年別回首天涯滿目雲
山愁絕東風不憐春色把一枝楊花吹折直恁粘糊

帶雨更盈盈似雪。奈夢兒相隔恨難說。想昨夜孤
衾。今朝雙頰。比這青衫上。有幾重啼血。一聲晚鐘動。
了。又送人斷腸時節。莫把琵琶亂撥。正春江潮咽。尋
爲當事所釋。欲委身於林。林度爲女冠。人皆賢之。

沈雄曰。虞山牧齋師語余曰。沈中翰詞數闕。最工香
麝。其昆仲如君服善詩。君庸善曲。聞之周安期素矣。
若其貞性勁節。固不可以柔情艷語測之耳。余應之
曰。清平調起自太白。後遂絕響。至家開華而始爲抗
衡。如鳳樓百尺。遶垂楊。暗送鶯聲。促曉粧。太液胭脂。

流不盡人間來作杏花光春目溶溶春夜闌風流帝
子惜春殘三千歌舞猶不足令抱琵琶馬上彈低徊
無限此非僅以宮詞傳之者

梅墩詞話曰明季詞家競起妙麗惟湘真一集江蘼
楹諸什如詠斜陽則云弄晴催薄暮詠黃昏則云青
燈冷碧紗烟盡半晌愁難定詠五更則云愁時如夢
夢時愁角聲吹到小紅樓詠杏花則云微寒着處不
勝嬌一番弄雨花梢詠落花則云玉輪碾平芳草半
面惱紅粧詠春闌則云幾度東風入意惱深深院落

芳心小咏艷情。則云難去難去。門外尺深花雨。皆黃
門意到之句。

沈雄曰。蘭皋集載徐石麒拂霓裳云。望中原。故宮錦
樹。障烽烟。驚坐起。涼宵夢斷。蔣陵前。金人傾寶篆。玉
女繡苔錢。問當筵。誰能醉鼓。漸離絃。西臺哭罷三
戶裡。識遺賢。歆皂帽。吹簫乞食。總堪憐。英雄身未死。
屠釣技常兼。又何顏。許青門。瓜種故侯田。東湖集載
吳惕菴清江紅云。斗大江山。經幾度。興亡事業。瞥眼
處。英雄成敗。底須重說。香水錦帆。歌舞罷。虎丘鶴市。

精靈歇尚翻來吳越舊春秋傷心切。○伍胥耻荆城
雪申胥恨秦庭咽羞比骨種蠶一時人傑花月烟橫
西子黛魚龍沫歆鴟夷血到而今薪胆向誰論衝冠
髮乙丑季春予帶有選稿與曹秋嶽司農登琴臺默
坐同下湖山之淚見此二闕爲亟登之以留作正氣
歌也。

柳塘詞話曰柳洲諸公寄情於虞美人曲者不下百
家而魏學濂爲最詞云君王羞見江東死何事儂來
此最悲亭長古人風裁得一船紅淚過江東。○江東

父老深憐我。栽我千千朶。至今留取好容顏。爲問重
瞳。却復向誰看。其詞悲。其心苦矣。

玉樊堂稿載一詞云。辜負天公九重。自有春如海。佳
期一夢斷人腸。靜倚銀釭待。隔浦紅蓮堪採。上扁舟。
傷心欸乃。梨花帶雨。柳絮迎風。一番愁債。回首當年。
綺樓畫閣。生光彩。朝彈瑤瑟。夜銀箏。歌舞人常在。
一自變遷陵谷。黯銷魂。難再金釵十二。珠履三千。淒
涼千載。是存古燭影搖紅也。遺珠零璧。諸遜不收。偶
列於此。愛其佳也。

詩餘五集者。顧菴學士所輯。貽我行香子一闕云。俊
翻無聲。饑掠寒庭。滿樛枝鳥雀皆驚。惜哉不中徂擊。
羸秦恨。梨叅差。椎孟浪。劍縱橫。汝鵲來聽。休耻無
能。問何如繡臂金鈴。空拳未往。氣已崢嶸。任破長空。
沒孤影。攪青真云。見一鵲擊鳥不中。而旁爲之嘆惜
者。係黃山詞客所作。惜逸其名也。

童遊周曰。徐小淑絡緯吟。其爲絕句也。蓋賢乎其爲
近體也。其爲樂府也。蓋賢乎其爲近體絕句也。乃其
爲長句也。蓋賢乎其爲開元諸家也。如中調霜天曉

角爲歸舟之作有云露浥芙蓉茜翠灘枯棠瓣傍疎
柳西風幾點。行行尚緩家在綠雲天半念歸舟游
子一片鄉心撩亂對旅雁沙汀盼殺白蘋秋苑小淑
善繪事此爲畫中詞詞中畫吾不能辨

竹窓詞選曰王脩微初爲青樓後爲黃冠詞集甚富
皆言情之作多有俳調今祇選其懷譚友夏如夢令
云月到閒庭如畫脩竹長廊依舊對影黯無言欲道
別來清瘦春驟春驟風底落紅僂僂

伊人思曰神宗時閩中婦女有張璧娘所作云黃鵠

鵝子翠銷鴉。簾拂層冰帳。九華裙。纈褪來腰束紫釧。
金鬆盡。臂纏紗。牀前弱帶。迷新柳。枕上迴鬟。壓落
花。不信登牆人似玉。斷腸空盼。宋東家。舞春風詞。
伊人思曰。廬州少婦張嫺倩。作子夜歌云。落花風捲
愁難歇。枝頭燕剪裁。桃葉花氣沁。蘭香游絲掛綠窗。
○蕉青鸞翅影。草碧龍鬚冷。無語倚瑤琴。閉花在胆
瓶。雖綠窻自怨。不失貞靜。

昭代詞話

北游集曰。世祖語弘覺。恣國師曰。塲屋中士子多

有學寡而成名。才高而掩擲者。如狀元徐元文。業師
尤侗。善作文字。僅以鄉貢選推官。又爲按臣。參黜。豈
非時命大謬之故與。弘覺云。聞之君相造命。何難擢
之高位。世祖隨讀其文。有臨去秋波那一轉之作。
重嘆賞之。因思尤侗爲司李於永平。曾製蘇幕遮二
闕云。朔雲寒邊塞。苦。觴築西風。吹散黃沙。舞夜半雪。
深三尺許。氍毹峒峒。倒載琵琶女。打圍來。圍地。去。
銀管吹煙。茶煮烏羊乳。蠻府參軍窮塞主。匹馬隨他。
看射南山虎。塞垣長。寒信早。回角鳴。鳴。吹破霜。

曉一陣哀鴻殘月小夢遶南雲淚濕征衫老。○杜鵑
山吟白草燕雀排衙公事彈琴了。又報黃旗前隊到
手板匆匆走馬遶西道。今以纂修簡擢詞垣已免窮
塞主之稱信乎其爲君相造命之語也。

柳塘詞話曰。聞吳祭酒於臨終日。殊多悔恨。作金縷
曲有云。我病難將醫藥治。耿耿心中熱血待灑向西
風。殘月剖却心肝令置地。要華陀解我腸。千結又故
人慷慨多奇節。爲當年沉吟不斷草間偷活。說足
擎非易事。竟一錢不值。何人說。囑後人勿乞墓誌。爲

自題詩人吳偉業之墓。猶未許衡卒於至元時。語其子曰。爲生平虛名所累。死後勿請謚。勿立碑。但背許衡之墓。使子孫識其處足矣。此二祭酒者。死不自諱。朝野哀之。

王阮亭曰。龔尙書。蘄山溪詞。重來門巷盡日飛紅雨。不知其何以佳。但覺神馳心醉。

錢光繡曰。芝麓尙書。自受弘覺記荊。僕與偶僧俱忝爲法門兄弟。尙書退食之暇。閉戶坐香。不復作綺語。有以柳塘詞進者。尙書曰。絕才如是。可稱綺語一席。

我可以謝過於山翁并可以謝過於秀老矣因馳翰
相訊偶僧答以歌頭有云不入泥犁獄底便主芙蓉
城裏抱藥也風流莫借空中語大雅定無尤尙書重
爲之首肯

曹秋嶽曰興朝相國海昌陳素菴有上陽詞其南樓
令諸作俱出塞之曲高陽李坦園有心遠堂詞小令
三字令漫詞綠頭鴨爲清綺之句人所不及也

柳塘詞話曰朱近修稱丁葑園雄視蕪林余見其虞
美人曲云與耶一處誓同生除是耶爲柳絮妾爲萍

儂攢水面作楊花只恐郎爲飛絮又天涯與周勣由
所定吳飲云約郎約在夜合開夜合花開不見來只
道夜合花開夜夜合邪道夜合花開夜夜開更爲真
摯而稍覺透露且丁郎中絕不似柳郎中有穢褻語
若尤悔菴詞云漫將薄倖比楊花楊花猶解穿簾幙
恐又成妬極情深一種矣

聶先詞鈔曰容齋學士見有優人新婚者因作賀新
郎贈之云夫子門楣異却飛來嬌羞事業風流經濟
一向喬粧身作妾此舉差強人意指山海誓盟紛

笑殺逢場花燭假。喜今嘗花燭真滋味。誰願自公。帶。個儂休作男兒戲。料無非鉛華伴侶。掃玳瑁。正自難分姑與嫂。漫道燕如兄弟。恐還是趙家姊妹。兒女溫存原自慣。願卿卿憐婦如憐婿。今何夕三生會。

蔣景祁曰。園次太守爲明月斜詞。有乳燕尋香未肯歸。玉奴背面秋千下。語較古山樂府之女子。開簾放燕飛。無多許。又是想他歸者。同一香襟。

沈雄曰。其年詞如潛夫別詞。一開生面。不能多載。因

檢其一二錄之不嫌偏鋒取勝也。今上宣凱值雪，
其年爲作金縷曲云：紫陌春如綺，正巴陵征南昨夜
捷書飛至。頃刻鳳樓拋鈿屑，算今朝玉做人間世。洗
兵氣，豐年瑞。臨軒彌覺天顏喜。喜今朝九衢花
滿，千官珠綴。更向銀刀都裏望，小襯粉侯殊麗。想入
蔡軍容如是。讌罷不須宣翠燭，水晶毬萬盞，天邊墜。
長似畫，是歸騎。

陳其年詞如虞山拂水山莊感舊云：悄壁哀湍瀟瀟枕
春山。此間原是裴家綠野。粉樓臺還黯黯，已做官

侵繡瓦蒼鼠窠。荆侯鐵架。今日西州何限。感踏花樓。
翻惹流鶯罵。誰認是羊曇也。西園晴。昔高聲價。劇
相憐。香閨博士彩毫題帕。人說尙書身後好。紅粉夜
臺同嫁。省多少望陵閒話。公定還能賞此否。裊東風
蠻柳腰身。亞煙萬縷。匹堪把。

陳其年爲潮煙雨樓感舊云。水宿楓根罅。儘沾來鵝
黃老釀銀絲鮮鮓。記得箏堂和伎館。盡是儀同僕射。
園都在水邊林下。不閉春城因夜宴。望滿湖燈火。金
吾怕。十萬蓋紅毬掛。重遊陂澤。偏瀟灑。剩空潭半

樓煙雨璽瓏如畫。人世繁華原易了。快比風檣陣馬。
消幾度城頭鐘打。惟有鴛鴦湖畔月。是曾經照過傾
城者。波織簾船堪藉。余讀感舊二詞。與其年同一山
丘華屋之感。詞若爲余作也。故述於此。

今世說曰。姜門驚才絕艷。詞家獨步。阮亭稱其吹氣
如蘭。每當十郎。輒自愧儉父。故其詞綽然有生趣。又
誕甚耐人長想。如舊社酒徒零亂。添得紅襟燕落花。
一夜嫁凍風。無情蜂蝶輕相許。無理而入妙。非深於
情者不辦。

沈雄曰家去矜列名於西冷十子真詞稱最大意以
薄倖一篇語真摯情幽折以勝於宋歇浦特以書規
之及貽我東江別業有云野橋南去不逢人濛濛一
片楊花雪此卽小山夢魂慣得無拘鎖又逐楊花過
野橋也誰謂其僅僅言情者乎

汪蛟門曰錢唐令君梁冶湄欲合吳祭酒梅村藁襲
司馬香巖詞與其家司農棠村集彙梓行世夫祭酒
駘宕司馬驚挺司農起恒朔間而有柳歌花彈之辭
彼河北河南代爲雄視未若三公之旨之十也

吳國次曰。詞家稱推雲間。次數蘭陵。今則廣陵亦稱
極盛。聞之程村曰。陳善百半豹吟。巧于言情。宗定九
芙蓉集。精於取境。乃刻意避香奩語。豈畏北海無禮
之誚耶。近如錦瑟。灝堂亦足旗鼓中原也。

王阮亭曰。美門於廣陵旅舍。讀蓉渡諸詞曰。得不爲
秀老所呵耶。若此泥犁。安得有空目。余應之曰。山陰
迄今泥犁盡如我輩。便無俗物敗人意。

董文友曰。人稱鄒董頗濫筆墨。意欲焚之。恐如王考
勅。於兩廡無分耳。程村應之曰。待歐公罷祀日。再

作鍾會六一詞定是無傳也

黃九煙曰蘭陵鄒祗謨董以寧輩分賦十六艷等詞
雲間宋徵輿李雯共拈春閨風雨諸什遂浦沈雄亦
合及丹生汪枚張赤共仿玉臺雜體余數往來吳松
間過之欲作一法曲弁言而未竟殊爲欠事

柳塘詞話曰詞家以兄弟五人名者南渡後李氏花
萼集洪漳泳淦淵他如杜伯高早登東萊之門而辭
高叔高季高幼高才名不肯相下葉正則有杜子五
兄弟之稱若今新城士祿士禎士禧士祐亦世所推

見者矣

金粟詞話曰：汪琬說鈴云：二王好香紙，惺和每至數十首，劉比部寓書問訊之曰：王六西樵不致墮冬郎雲霧否？是雖慧業，不作可也。余戲語之，不解填詞，且謂楞嚴豈足了事。

丁景侶曰：盡謂填詞能損詩骨，近代何李諸大家亦不肯降格爲之。往日薛行屋侍郎曾語李昌垣學士：勸勿多作，以崇詩格。以今觀西樵阮亭異曲同工，若

此詞之與詩一邪二邪

張硯銘曰董蒼水與田髯淵爲義樽義墨之會酒國
典師互相聲討余最後賦一闕爲排解之江都相孟
常君從此相和睦○可想見高陽狂態

柳塘詞話曰錢棟芬年方總角卽好倚聲酒肆粉牆
倡家團扇每因與會輒有斜行丁葯園自徙靖安躬
自餽牛行游紫雲而吟誦自若詞人所至不可拘攝
如此

柳塘詞話曰選本多以衲子女郎爲殿後然女郎易
見衲子罕聞康熙初雲門一大僧枉過柳塘留巫山

一段雲詞云竹杖穿花徑蘭橈渡柳村欹斜古寺白
雲屯相對坐黃昏。香篆消殘印霜花凍曉痕十年
情事若爲論一笑月臨軒則又韶秀絕倫之語他如
雲漢潛歸各有端刻月函亦有禪樂府皆石門文字
一流人也

曹秋嶽曰故相國陳素菴徐夫人名燦者有湘蘋詞
百首今得記其風流子云只如昨日事回頭想早已
十經秋向洗墨池邊裝成書屋蠻牋象管別樣風流
殘紅曉幾番春欲去却爲個人留宿雨低花輕風側

螺水晶簾捲恰好梳頭。西山依然在知何意。惜
伯舉雙眸便把紅萱釀酒。只勸人愁。謝前度桃花休
開碧沼。舊時燕子莫過朱樓。悔殺雙飛綠翼。快到瀛
洲。

沈雄曰。往日讀文江倡和余師牧齋叙之。雪堂跋之。
所謂司馬梅公。歟。經濟之業。養名聞。遠山夫人以
林下之風。聯吟一室者。是也。今得讀其隨草詩餘。登
其一二唱和者。以備往話。遠山元日試筆云。清煙正
吐玉漏頻催五。數點梅花香繡戶。猶帶冬殘嫩雨。

相看醉飲屠蘇歸來更盡歡娛却喜新添綠勝爐煙
漫進金兒此清平樂也梅公賡韻云銀缸焰吐照徹
梅粧○夜半忽驚天欲語做出風風雨雨○朝來品
彙扶蘇韶光漸漸堪娛乍溢平湖新水○相看待浴鵲
鳬遠山復次康小苑內君木蘭香云杏園春暮艷奪
朝霞新彩露翠黛痕收笑對桃花小檻幽○雕梁燕
語草長薜蘿知幾處彤管蕭蕭和罷陽春柳絮飄
前皆雋永有致得一唱三嘆之妙而不爲妍媚之筆

午夢堂集沈宜修字宛君一女名執純字昭齊有愁

言集一女名小鸞字瓊章有返生香詞其宛君浣溪
沙云淡薄輕陰拾翠天細腰柔似柳飛綿吹簫閒向
画屏前○詩句半緣芳草斷鳥啼冬爲杏花殘夜寒
紅露濕秋千其紈紈浣溪沙云幾日輕寒頓上樓重
簾低控小銀鈎東風深鎖一窗幽○晝永半消春寂
寂夢殘獨語思悠悠近來長自只知愁其小鸞南柯
子秋思云門掩瑤琴靜窻消画卷閒半庭香霧遶
干一帶淡煙紅樹隔樓看○雲散青天瘦風來翠袖
寬嬌娥眉又小檀彎照得滿堦花影只難攀虞美

人。綫。燈。云。深。深。一。點。紅。光。小。薄。縷。微。煙。裊。錦。屏。斜。背。
漢。宮。中。曾。照。阿。嬌。金。屋。淚。痕。濃。○。朦。朧。穗。落。輕。煙。散。
顧。影。渾。無。伴。愴。然。午。夜。漫。凝。思。恰。似。去。年。秋。夜。雨。窗。
時。填。詞。俱。富。盡。稱。令。暉。道。蘊。萃。於。一。門。惜。乎。天。靳。之。
以。年。也。

吳。園。茨。曰。梁。溪。龔。靜。照。有。醉。花。陰。云。粉。窖。眠。香。紅。串。
淚。兩。眼。凝。秋。水。被。冷。疊。鴛。鴦。有。夢。何。曾。熨。貼。心。頭。去。
○。碧。雲。冉冉。黃。花。地。半。胸。披。帷。起。擔。受。峭。寒。生。不。奈。
蟲。吟。況。續。廉。纖。雨。餘。詞。如。是。余。於。腸。紅。草。爲。弁。言。其。

首

柳塘詞話曰：梁溪吳文壽者，善繪牡丹、鸚鵡，目以易米爲舉案之供。久客寄吳門，有題鸚鵡如夢令云：本是鳥衣伴侶，不學文鷺沙渚。偶爾寄寒廡，消受酸風苦雨。無語無語，猶自解憐毛羽。其咏紅豆壺天曉云：艷比鮫人淚，顆光交帝網。珠絲根苗，何處種相思。不道相思是此。○鸚鵡啄殘，何有珊瑚碾就，無疑隨人拋擲。本如斯，但少記歌娘子。

周銘詞選曰：沈樹榮，素嘉者，同邑葉氏蕙洲之女。葉

子舒穎之室也。其爲臨江仙病起云：草草粧臺梳裹了。曲闌干外凝眸。年光荏苒又深秋。一番風似剪。兩度月如鉤。○病起高堂頻囑道。而今莫更多愁。愁時檢點也應休。青山來眼底。新柳上眉頭。淡雅勝人自倍。龐蕙縵者。同里吳鏘室人也。其賦惜花春起早。寄畫堂春云：九十春光一瞬間。惜花早向花看。昨宵絲雨淡雲邊。紅紫嫣然。○領取曉風殘月。莫教鶯燕爭先。困人無奈晚春天。不忍貪眠。翩翩林下之選。其金

閨賦贈彤管分題。所謂清麗相須者也。

柳塘詞話曰：往年余參軍幕，不省幕庭景象。有郵寄菩薩蠻兩闕者，今爲記之。云：画弓橫掩纖腰底，盤鵲捧鵲嬌何許。雪作落梅粧，蟬紗罩眼忙。馬蹏空小胆，毳帳和天晚。纔倚臂爲懽，歸牽百寶鞍。衿長袖窄盤金領，一圍膩玉搓圓頸。銀管早分烟，含情逗舌尖。左賢驕作伴，斜墮烏絲辮。不羨漢紅裙，琵琶馬上聞。此無名氏無題，不忍遺之也。

何寶田經鋤

校

樊庶潛菴